

旷世名典

KUANG SHI MING DIAN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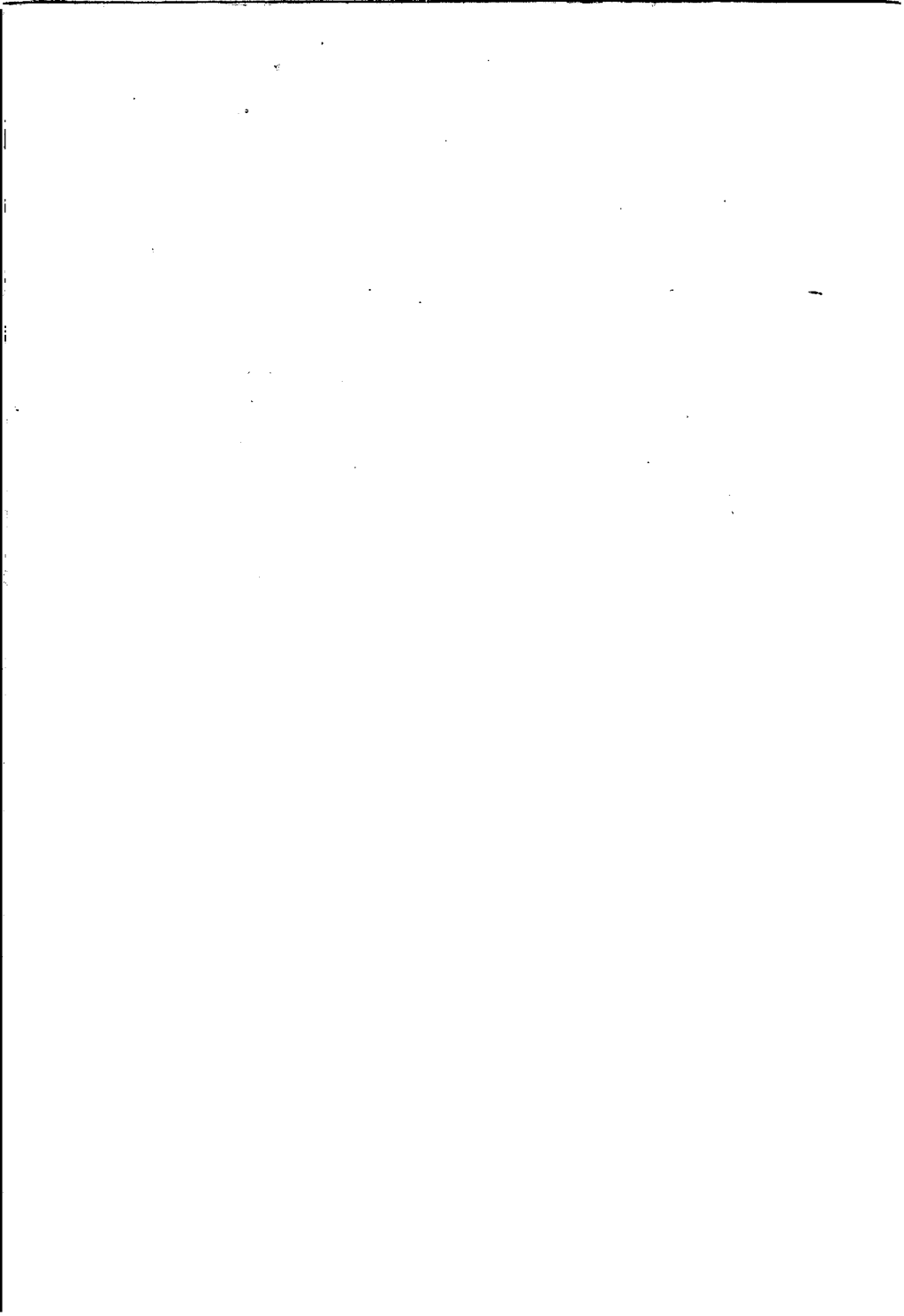
爱弥儿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爱 弥 儿

〔法〕让·卢梭 著
李东旭 译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



目 录

| | |
|-----|-------|
| 导 读 | (5) |
| 第一卷 | (9) |
| 第二卷 | (67) |
| 第三卷 | (201) |
| 第四卷 | (271) |
| 第五卷 | (489) |

爱
弥
儿





导 读

卢梭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人物，他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一个真正的哲学家，但可以称作一个思想深刻的哲人，他对哲学、文学、政治以及社会的趣味、风尚都产生了有力影响。他是浪漫主义运动的肇始者，也是那种不同于君主专制的伪民主政治哲学的发明人。在政治学领域，他和洛克分别被追随者看作两个不同的传统，为政治哲学的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。卢梭在西方思想史上享有很高地位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思想的新颖、独特，另一方面则由于他的作品“善感性”所具有的力量。

让·雅克·卢梭（1712—1778）生于日内瓦一个正统加尔文派信徒之家，父亲是钟表匠。卢梭祖籍法国，因逃避天主教会迫害，亡命瑞士，后在日内瓦定居。卢梭婴儿时即丧母，由姑母抚养，他13岁时开始流浪，16岁时逃到法国，先后居住在萨瓦、都灵、里昂、巴黎等一些地方。卢梭的品性有许多缺点，有时甚至可以说欠缺所有平常道德，他在他那本名著《忏悔录》中大胆地将它们公之于众，自以为是一个大罪人，并以此为乐。有一次在都灵，卢梭为一位贵妇当男仆，他偷了一个饰纽，事发后他污告了他喜欢的一个女仆，结果女仆受到处罚。卢梭在当时和以后也没有真正反省这件事有多么不好。此后，他受到德·瓦朗夫人接济，并与她一起生活了九年左右。后来

旷世名典

~~~~~

## 爱弥儿

他又徒步流浪。1743年，他由一位显赫贵妇之助，他做了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，对他来说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经历。两年之后，他与黛蕾丝同居，并终生生活在一起。这使得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都大惑不解：那个无知、貌丑和品行不端的旅馆女佣到底如何打动了卢梭。

在巴黎时，卢梭结识了“百科全书派”。由于他音乐上的修养，他为《百科全书》撰写了乐理和音乐史的有关条目。1749年，法国第戎学院以“科学与艺术的复兴能否促进道德的纯洁”为题举办征文竞赛，卢梭以《论科学和艺术》一文获奖，名噪一时。不久，他迁居日内瓦，就文学问题写了许多文章，因与“百科全书派”狄德罗、达兰贝尔等见解不同而反目，后又与伏尔泰决裂。1762年，卢梭发表《爱弥儿，或论教育》一书，引起争论。这部著作在日内瓦和巴黎皆被付之一炬，卢梭也不得不亡命各处寻求避难。这时候，他在法国遇到休谟。他们成为朋友，休谟请他去了英国，结果发生了争吵，尽管休谟保持了动人的宽容，但卢梭还是激烈地指责了他，并与他绝交。1778年，卢梭死于巴黎，他主要的著作有：《忏悔录》、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、《社会契约论》、《尤莉亚，或新爱洛依斯》和《爱弥儿》等。

《爱弥儿》写于1762年，象卢梭的其它著作一样，这本书不仅在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，而且还触怒了当局。由于它在巴黎和日内瓦都遭到了厄运，卢梭也只好四处流亡。他因此所受的打击是如此之大，以至他的精神几乎失常，同时这种处境也使卢梭迫切地感到要为自己作一番辩护，于是他写作了《忏悔录》，以所谓的“忏悔”，表达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对社会的平等进行抗议。《爱弥儿》文笔优美，具有极大的感染力。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祖师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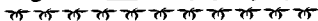
德曾经受到它很深的影响。无论天气如何，康德每天都要按时散步，以致当地居民根据他路过自己门前的时间来对表。但是他一生中只有几天打乱了时间表，那是《爱弥儿》扰乱了他平静的内心。他说，《爱弥儿》他得读几遍，因为初读时受到文笔之美的吸引而不能去注意它的内容。通过这部著作，卢梭在思想和情感上对康德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。

《爱弥儿》共分五卷，以爱弥儿受教育的过程阐明卢梭的教育观点，是一部完全根据“自然”原则讨论教育的著作。卢梭认为，教育是极其重要的方面。自从有了社会以后，人所受到的什么样的教育就决定了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《爱弥儿》的出发点是：“一切事物出自创世者之手都是好的，到了人的手里全变坏了。”美好的是大自然，而不是社会。教育人就是要防止人变坏，恢复“自然人”。但现存的教育是对儿童的摧残。因此，儿童教育的正确途径是远离社会环境，使其在大自然的怀抱中、在万恶的和腐败的社会文明之外接受教育，绝不能让他们知道现存社会的道德。

卢梭选中的爱弥儿出身于贵族，他认为贵族孩子能够教育好，教育可以战胜贵族阶级偏见。教育的过程是这样的：首先不能用襁褓包裹爱弥儿，因为那样做违反自然，而且要使其离开城市住在农村，以免产生不合自然的感情。在教育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儿童的自然感觉，让他们通过感觉去认识冷热、重量和距离等。对待儿童的错误，要通过引导，使他自己认识。卢梭说，比如他白天打破了门窗玻璃，晚上就让他睡在里面，他被寒风吹醒，就会明白不该打坏玻璃。教育不在于教育儿童读很多书，但长大后一定要掌握一门手艺，以便他能够自食其力。教育中，



## 旷世名典



有些内容例如寓言和戏剧等是绝对禁止的，它们不易被孩子理解，十分有害。但宗教信仰没有什么坏处。卢梭为爱弥儿选择的不是天主教，而是自然神教，他在第四卷中写了《一个萨瓦省的牧师的信仰告白》一节文字，集中阐述了自然神论的观点，并通过赞美灿烂庄严的自然景色，展现人与自然沟通的精神状态。这节文字是《爱弥儿》触怒当局的根本原因。

《爱弥儿》一书虽然主要谈论儿童教育，但它的教育理论对教育思想的发展起极大的推动作用，它所包含的许多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值得人们去思考和借鉴。





# 第一卷

从造物主手里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，但一旦到了人的手里，就全部变成坏的了。他要迫使在一种土地上繁殖衍生另外一种土地上的东西，迫使一种树木生长结出另外一种树木的果实；气候、空间、季节被他弄得乱七八糟；他的犬马和他的奴仆受他残害；他干扰所有东西，毁坏所有东西的本来形貌；丑陋和稀奇古怪的东西他喜欢；他不乐意事物天然的那种模样，甚至对待人也是如此，必须把人象马场的马那样来进行训练；一定要把人像花园中的树木那样，依照他自己乐意接受的样子搞得歪歪扭扭。

事情不这么做也许更糟糕一些。我们人类不情愿接受不完善的教育。在将来的情形之下，一个天生就缺乏别人教育的人，也许他简直就不成样子。成见、权威、需求、先例以及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社会制度都将把他的天性扼杀，却无法帮其添加任何东西。其天性将像一棵意外地生长在大路上的小树，行人将它碰过来撞过去，东歪西扭，慢慢地就被弄死了。

照料者，忧虑不安的母亲，我向你乞求，由于你能把这棵幼苗从大路搬开，而使正在成长的这棵幼苗得到了保护，使其没有遭受人类的各种各样舆论的冲击！你要扶植这棵幼树，替它浇上水，让它不至于枯竭而死；将会有一天它的果实会回报你的照料。尽快在你的孩子的灵魂周围建上一道围墙——其他人能够画出这道围墙的计划，可是你应该帮它成为现实。

## 旷世名典

我们培植草木，让它长成一定的模样；我们教育人，让他具备一定的才能。一个人假如生来就高大强壮，他的身材与力气，在他没有学会怎样运用它们之前，对他是没有作用的；它们也许对他还会有害处，由于它们将使别人记不起要去帮助这个人。于是，他孤零零的，还不曾清楚他需要些什么之前，就凄惨地死了。我们对幼年的无助表示悲伤，但我们还不明白，倘若人不是从做婴儿开始慢慢生长的话，也许人类就已经灭亡了。

### 爱 弥 儿

我们天生是软弱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力量；我们天生是无助的，因此需要帮助；我们天生是无知的，因此需要判断的能力。在出生时我们所没有的东西，在成长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，全部都要通过教育赐与我们。

这种教育，我们有的是从自然中得到，有的是从别人那儿得到，有的是从事物中接受下来。我们的才能与器官的本质上的发展，是自然的教育；别人教我们怎样利用这种发展，是人的教育；我们对给我们施加的事物获得有益的经验，是事物的教育。

所以，我们每人都是通过三种老师培养而成长起来的。一个学生，假如在他身上这三种老师的不同的教育相互矛盾的话，他所接受的教育就没有益处，而且将始终都不符合他本人的意愿；一个学生，在他身上假如这三种不同的教育是一致的，都朝着相同的目的，他便能够自己达到他的目标，而且生活得富有趣味。这样的学生才称得上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

在这三种有差异的教育中，自然的教育是根本无法由我们决定的，只是在有些方面事物的教育才能够由我们决定。我们能真正地加以控制的只有人的教育；可是，我们的控制是巨大的幻觉。因为，对一个孩子周围所有的人的言语和行为，谁能够全部都顾得到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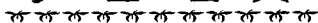
一旦把教育当作是一门艺术，那么教育的成功就几乎不可能，因为，它想成功，就一定要把三种教育融为一体，但这一点不是由每一个人随意决定的。我们挖空心思所能做到的，只是最大限度地接近目标而已。不过，要真正达到这一点，还得有一些运气呢。

是何目标呢？它不是别的，正是自然的目标，这是不久前刚论证过的。三种教育既然一定要完善地配合，那么，我们就要叫另外两种教育去配合我们无法控制的那种教育。也许，自然这个词的意思实在是太模糊了，在这儿，应该设法将它明确起来。

有人说，自然不过就是习惯而已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有一些被迫养成的习惯始终也无法消灭天性的吗？举个例子来说，有一些被我们阻碍着不许其垂直生长的植物，它们就具有这种习性。自由生长的植物，虽然维持着人们逼迫它倾斜生长的方向，可是它们的汁液并不因此就变换原来的方向，而且，这种植物倘若继续发育的话，它又会笔直地生长的。人的习性也是这样。只要人还处在相同的环境，由习惯产生的习性他就能保持，虽然对我们来说这些习性是最不自然的。但是，只要情况一发生改变，习惯就不存在了，天性又抬起头来。教育实在仅仅是一种习惯罢了。有一些人不是忘掉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，其他一些人却保持了他们所受的教育吗？这种差别从何处产生的呢？假如一定要把自然这个名词只能使用于符合天性的习惯，那么，我们就能够省得说这一番多余的话了。

人天生是存在着感觉的，从呱呱坠地开始就通过不同的方式受到周围的事物的影响。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感觉时，我们就希望追求或者躲避产生这些感觉的事物，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些事物让我们得到愉快还是懊恼，再要认识它们对我们是不是合适，最后则认识它们是否符合理性赋予我们的幸福和

## 旷世名典



满的观念。随着我们的感觉越来越敏锐，眼界越来越开阔，这些倾向就变得越来越明显；但是，由于受到了我们的习惯的约束，因此它们也就多多少少地由于我们的见解不一而有所改变。在出现这种变化之前，它们正是我所说的我们实际的自然。

所以，一定要将一切都归结于这种自然倾向的协调。假如我们所受的三种教育仅仅是有所不同的话，这是容许的，可是，当三种教育之间相互矛盾的时候，当我们培养一个人，不光是为他自己，而是为了别人的时候，又怎么办呢？协调统一，是不可能的。由于要与自然或社会制度进行较量，因此一定要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当中进行选择，因为你无法同时教育成这两种人。

大凡一个很小的社会，属它的范围很狭隘，而内部又团结一致的时候，就会与大的社会疏远开来。所有爱国者对外国人都是敌视的：在他们心目中，外国人仅仅是人，与他们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。这种欠缺是无法避免的，尽管是非常微小的。重要的是，要对那些与他们一块儿生活的人都很好。在国外，斯巴达人是自私的，是非常贪婪的，是不讲道义的；但是在他们国内，却到处充满着公正无私、和睦相处的景象。不要信任那些世界主义者了，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，他们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找他们不屑在他们周围应尽的义务。这样，哲学家喜爱鞑靼人的原因，大概为的是避免去喜欢他们的邻居。

人自然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活的：他是数的单位，是一个整体，只跟他自己与他的同胞才存在着关系。公民却是一个分数的单位，是依赖于分母的，其价值依赖于他与整体，即与社会的关系。合理的社会制度应该是这样的制度：它明白怎样才可以最好地让人改变他的天性，怎样才能够将他的绝对的存在剥夺，而以相对的存在给他，同时把“我”移植到共同体中





去，以便让每个人不再将自己当成是一个独立的人，而是当成是共同体的一部分。一个罗马的公民，既非凯尤斯，也非鲁修斯，他就是一个罗马人，他爱自己所独有的祖国胜过爱自己的生命，被俘虏的雷居鲁斯就将自己称作是迦太基人。作为外国人，他坚决不接受罗马元老院院士的席位，他蔑视要拯救他生命的企图。他得胜了，于是就昂首而去，接受残酷刑罚而死。据我来看，对于我们目前所了解的人来说，没有多少重大的意义。

斯巴达人佩达勒特，他自己提出要参加三百人会议，遭到反对，但是，因为考虑到斯巴达有三百个强过他的人，他也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。我觉得，这种是真诚的表现，没有理由怀疑它。公民就是这样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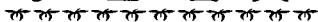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个斯巴达妇女的五个儿子均在军队里，来了一个奴隶，她颤抖地询问他带来的消息。“您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。”“卑鄙的奴才，这个谁问你了？”“我们已经大获全胜了！”闻听此言，这位母亲就跑到庙中去感谢神灵。公民就是这样的人。

那些想在社会秩序中将自然的感情保持在首位的人，是不明白他有哪些需要的。假如常常处在自相矛盾的环境中，经常在他的意愿与责任之间逡巡犹豫，那么他就既无法成为一个人，又无法成为一个公民，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别人都将毫无益处。他将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人，今天的法国人、英国人以及中产阶级的人。正是这样的人，将成为碌碌无为的人。

要有所造诣，要变成独立自主、始终如一的人，就一定要言行一致，就一定要坚持其应该采纳的主张，并且义无反顾地坚持这个主张，贯彻执行这个主张。我期待着人们向我展示这样的奇迹，由此而知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公民，换种说法，他要同时成为这两种人，又是如何做的。

从这两个肯定是相互对立的目的地中，出现了两种互相矛盾

## 旷世名典



的教育制度：一种是大众的和联合的，另一种是独特的和家庭的。

假如你了解公众的教育是如何一回事，就请你看一下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这本著作，并不像那些仅凭书名而下结论的人所想象的是一本有关政治的书籍，它是一篇最好的教育论文，像这样的教育论文，古往今来没有人写得出来。

当人们谈起空想的国家的时候，他们便将柏拉图的制度提出来。不过，假如莱喀古士仅将他那套制度写在纸上却没有付诸实践的话，也许我还以为它空想得更多。柏拉图仅仅是让人去纯洁他的心灵，而莱喀古士连人的天性也改变了。

公共的关系已不复存在了，并且也不能存在下去，因为在没有国家的地方，是不存在爱国者的。许多词应该从我们的语言中消失。其道理我是很明白的，可我不愿意讨论，因为它与我阐述的问题毫无关系。

那些可笑的机构，人们把它们称为学院，但我从来没有将它们当成一种公共的教育制度来进行研究；我也不把世人的教育当成这种制度，因为这种教育想追求两个相反的目标，结果却两个目标都达不到。这种教育制度只能训练出一些道貌岸然，口是心非的人来。这些人成天假装着每件事都为别人，却时时处处为自己考虑。然而，大家都是这种心理和表现，彼此也就谁也骗不了谁，只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。

人类自身一直体会到的矛盾，正是从这些矛盾中产生的。由于被自然与人引上了相反的道路，由于在这些各不相同的推动力当中一定会产生分歧，因此，从中我们就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，但这个办法让我们既无法达到这个目标，也无法达到那个目标。在整个的一生中人们就是这样不断地斗争和徘徊，以致无法达到自己的意愿，而且还无法对自己和他人有所贡献，此时，一个人的生命却已到尽头。





现在要讲一讲家庭教育和自然的教育。假如一个人独一无二地光是为了他自己而去接受教育，那么，对别人他有何意义呢？倘若一个人所抱的双重目的可以结合为一个单独的目的，那么，由于人的矛盾消除了，他就解除了他幸福生活中的一大难题。要判断一个人，就一定要看他成人以后是怎样的；一定要在明白了他的倾向、研究了他的发展、注意了他所走的道路以后，才能作出判断。简言之，一定要了解自然的人。我肯定，人们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，在这个问题上也许会有所进步。

要培养这么一个不简单的人，我们一定要做哪些工作呢？要做的工作非常多，这是显而易见的，千万不要无所事事，一事无成。当我们行舟的时候遇到逆风，我们改变航向迂回前进就行了。可是，假如海面上波涛翻滚，但我们又想停留在原地不动，那就应该抛锚。小心啊，年轻的掌舵的人！别松了你的缆绳，别动摇你的船锚，不要在你还没有明白以前，船就顺水漂走了。

在社会秩序中，每一种地位都是有标志的，每个人都应当为取得他应有的地位而接受教育。假如一个人是遵循他命定的地位进行培养的，那么对另外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了。只有当命运与其父母的选择一致的时候，教育方才是有用的；但在另外的情形下，未尝不是因为教育带给了学生偏见，这样反而对他没有好处。在埃及，儿子是必须要依从他父亲的召唤，因此教育至少存在有一个能够明确达到的目标。可是在我们的社会里，只有阶级一直如此，但人却一直在改变其地位，谁也不清楚，在他培养儿子去争取他的地位的时候，他是否在危害自己的儿子。

在自然秩序中，每一个人都是相互平等的，他们一致的天职是人格。不论是谁，只需要在这方面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就





## 旷世名典



不会缺乏与他相称的品格。人家想要我的学生做军人，做教士，或者做律师，我没有什么异议。他的父母为他选择一个职业之前，大自然就已经教他如何面对人生了。生活，这才是我所要教给他的本领。从我的门下出去，我答应你，他将既非文官，也非武官，也非僧侣，他将首先是一个人。他将比其他任何人都迅速地学会如何成为一个人。在紧要关头，无论对谁，都能够尽到做人的职责——命运既然无法让他改变地位。“命运啊，我对你早有提防，我已经把你降服。”

人以及他所处的环境是我们真正要研究的。在我的思想当中，谁最能接受生活中的幸福和艰难，我觉得谁就是受了最好教育的人。因此能够得出结论：真正的教育不在于口授而在于身教。我们一旦开始生活，就已经开始教育我们自己了。我们的教育是与生命的诞生一起开始的，我们的第一个导师就是我们的保姆。“教育”这个词，古人用时还包含另外一层含义，那就是“自然”、“养育”，只是，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没有了。瓦罗说：“助产妇接生，乳母哺育，塾师启蒙，教师诱导。”所以，教育、教训和教导，是三种事情，它们的目的也与保姆、招待员和教师的相似，是各不相同的。但是，人们没有弄清楚这些区别。为了要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儿童是不应当光跟从一个先生的。

因此，我们一定要研究普遍性的问题，一定要把我们的学生看成抽象的人，看做每时每刻都受人生的偶然事件影响的人。假如一个人人生来就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土地上，假如一年四季都不存在任何变化，假如所有人都听天由命，甚至始终无法有任何的改变，那么现行的办法在某些方面还是很不错的。一个儿童受到了为争取其地位的教育，由于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地位，因此也就不会碰到他种地位的各种各样的麻烦。但是，鉴于人生的变幻莫测，鉴于这个世纪让我们整个一代人为之茫然

